

新 马 文 艺 丛 书



小 说 集

芭野上的春天

丁冰著

新 加 坡 青 年 書 局 出 版

新马文艺丛书

芭野上的春天

丁冰著

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



新马文艺丛书

芭野上的春天

丁冰著

青年书局印行

新加坡培英街第231座#02-27

新加坡180231邮区

承印：东南印务私人有限公司

2007年7月简体字初版

定价：S\$8.50

ISBN 978-981-05-9245-5

目 录

芭野上的春天	1
渔村纪事	24
私生女	39
骗局	67
未了情	83

芭野上的春天

—

傍晚。

夕阳的余晖渲染着西边天际，金黄色的光芒从扶疏的枝桠中漏将下来，慈祥地抚摸着道旁不知名的野花。修长的树影随着阵阵轻风左右摇曳，大地散播着芬香的泥土气息，浓郁而香醇地沁人心脾。湛蓝而蔚蓝的天幔上，白云片片飘忽地浮荡，一群群飞燕流莺穿梭地盘旋着，间或两三归鸟戛然掠过高空，飞向暮色苍茫的远方。

在这时候，阿兴伯照例咬着他那细长的竹烟管，从篱芭旁边闪出来，彳亍在芭地的小径上。展开在他眼前的，是一片辽阔而长着碧翠禾蔬的芭洋，一道蜿蜒地伸向遥远的溪流，轻巧地嵌在这芭洋的中间，奇妙地把它分为两半。阿兴伯的那一块田地，已青绿地茁长着二畦青菜，二畦番茄，另外还有三畦番薯。

轻轻地把咬在嘴里的长烟管一吮，接着淡白色的烟

雾便从阿兴伯的口中吐出来。在这暂时间，他眼前一切景物都模糊着，等到烟散了，飞了，青山绿水，依然呈现着清晰的本来面目。畦塍间，一个魁梧的壮健的青年，赤着上身，那褐色的肌肉在浓绿色中显露出来。这是铁牛，阿兴伯的儿子，他刚从工场里回来；整天的劳动并不使他那雄伟的躯体有丝毫的倦态，填了两片面包，灌下一杯咖啡乌，脱去上衣，他便又拿着一把锄头在这芭地上锄着：翻土，种植，浇水，施肥。这时候，他正在寻捉青菜上的害虫，一把黏着黑泥的锄头，安闲地躺在沟渠里。

看见阿兴伯来了，铁牛微笑地抚着绿色的菜叶，说：

“爸！你看，青菜长得这么大了！”

“唔！”

笑容泛上阿兴伯的枯瘠和爬满皱纹的脸上，他在一块小石头上轻轻地把竹烟管里的焦烟丝敲出。

“时候不早了，阿牛，你也该回家冲凉吃饭了。”说着，他把那长烟管插在腰间。

“还早呢！”铁牛抬起头来，望一下挂在对山树梢的夕阳。

“刚才阿能哥叫人拿了一张字来，素玉看了说是今晚校友要开会。”

“哦……那我就回去！”

说毕，他把躺在沟里的锄头拿起，用脚抹去那些黑

泥，放在肩上就想走。

“看你这孩子，老讲了还是忘记，这伙儿是种芭的本钱，肮肮脏脏的拿回去搁着，不到三天就锈坏了。”他从铁牛的肩上把锄头接了过来，在沟里一个水洼中洗着。

铁牛微赧地把那双泥脚也在水洼里洗濯。

回到家里，阿兴婶正在门前劈一根粗条枯枝，砍了三四刀还弄不断，铁牛把肩上的锄头往地上一扔，接过他母亲手里的刀，一挥，那枯枝便分为两半了。跟在后面的阿兴伯默默地把地上的锄头拾起来，用手拭着柄上的泥土。看见爸爸这番举动，铁牛的颊上不禁泛起赧红起来。

素玉从屋子里一蹦一跳地握着一张字条出来说：

“哥哥，今晚校友要开职员会议，你又可撞见‘嫂嫂’啦，别太迟了才回来，我才不开门呀！”

“妹妹，你胡说！”

他拾起一根细小的枯枝想打过去，素玉早已丢下纸条，一溜烟跑掉了。

二

晚饭后，铁牛向爸妈说了一声，便到学校去。

坐在门前纳凉的阿兴伯，看见儿子的背影消失在篱笆外，不禁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这里面，含着莫大慰藉

的意味。他庆幸自己的儿子并不像一般青年，走到那流氓的邪路上去。每逢看到那些鼻孔朝天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敞露着胸膛的流氓仔，他就有说不出的厌恶。

淡淡浓浓的烟雾，一阵阵地从阿兴伯的嘴里喷出来，在空中浮荡着。自那无从捉摸的变幻的烟雾中，阿兴伯又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半世来走过的路程。

说起阿兴伯的奋斗史，这是他常常乐于向人道出的。十六岁的时候，阿兴伯因为家乡的天灾人祸，难以生活下去，便随着他的叔父过番来。那时候，正是一些抹黑着良心的人，在干着最炽热的卖猪仔的骗局的当儿，阿兴伯幸得他的叔父提携照顾，侥幸免于陷入那惨酷的厄运。初到石叻坡时，他在一家杂货店里帮佣，由于他不惜辛劳苦干，得到头家赏识，不久便升为店员。几年后，稍有存蓄了，他渐渐地觉得寄人篱下终难有个出头日子，正好一位同乡邀他到山芭去买地种芭，他也觉得自己非做生意人才，开地种田却是从小摸惯了的活儿，于是，毅然在这块土地上种下他的根。

靠着那牛般的健壮身体，他饲猪，养鸡鸭，种芭……。开拓时期稍有点艰难，往后却是一帆风顺。娶了铁牛的妈，添了人手，一切更进展得称心偿愿，撑起了这份家业，生活也较丰裕了。

因为他的为人极忠厚可靠，做事不辞劳苦，邻里有甚困难，他总好似自己的事一般地热心帮忙，因此，在这甘榜里，有什么事都来找阿兴伯，而他有什么意见，

或调解什么纠纷，大家都无不点头听从，唯唯称是，由于自己的经验，他深深地体味到不识字的苦楚，所以，当大儿子克辉六岁的时候，他便送他到这甘榜里唯一小学去念书，高小毕业后，又转到坡底去读英文，而他的家业，愈来愈兴盛了，自己的人手不够，恰好两位远房的侄儿，从唐山来，还无事可干，便叫来住在一起帮帮忙。

生活不是一泓止水，人生更如风云般变幻莫测。战争来了，战争破坏了阿兴伯的美满的家业，给他带来致命的一击。克辉死了！念到了八号英文的克辉，在战火中丧失了他那年青而宝贵的生命，而阿兴伯的家业也遭遇了难以言述的蹂躏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，半世的血汗，轻轻地糟蹋掉，阿兴伯骤然老了半个世纪。

和平后，阿兴伯勉强打起精神来重整家业，为了新的下一代。

铁牛并不使他失望，在品性上，他完全随着阿兴伯的衣钵，勤劳而朴实，牛般雄伟的躯体，蕴藏着一颗和善的心。

.....

暮色轻掩着灰幕降临大地了，夜来了。一丝的笑意泛上阿兴伯的嘴边。新一代给他带来新的希望和慰藉。他想，只要铁牛成了亲，肩起这份家业，自己也可享个清福了。

铁牛一脚踏进学校办公室的门口，眼睛给迎面射来的煤气灯光眩耀着，耳旁只听得一阵让坐和打招呼的声响，却看不清楚那是谁。

坐了下来，揉一揉眩花的眼睛，睁开来时，一只纤白的手抓着一把花生放在他的眼前，软甜甜的声音刺入耳膜：

“擘花生，阿牛哥！”

“谢谢你，淑娴！”铁牛擘着一粒花生，看看桌子上，还摆着一些瓜子和汽水，不禁笑问：“哎哟，又是什么人请客啦？”

“淑娴！”坐在对面的添福急声地回答。

铁牛转过脸来，眼光正撞着淑娴投过来的一瞥，他的心里似给什么东西一撞震荡着。

“添福，又要你多嘴，谁说是我请的客？是哥哥呀！”

“怎么？妹妹，你又拉到我身上来了，明明是你买的，什么说是我请客呀？”

“我买，是你的钱呀！”

“我的钱？那是你向我借的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看见文良兄妹这么斗嘴，大家都哄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呀？什么客？推来推去的，我请！”

刚进来的阿能哥，看见大家笑做一团，又听见什么‘请客请客’的，莫名其妙地插嘴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大家又哄笑了起来。

笑声静下，人也到齐了。于是，这个小小的职员会议，在顾问张校长领导下，展开了热烈的检讨、计划，以及设计付诸实施的具体办法。

散会时，将近九点了。

在校门口，文良对淑娴说：

“娴妹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和阿能哥去街场上走一走。”

他又转过头来，对铁牛说：

“牛哥，麻烦你顺路送一送她，娴妹顶怕鬼呀！”

“哥哥，你又胡说了，我几时说怕鬼的，看我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文良和阿能哥已消失在那铺着银灰色月光的泥路上了。

“娴，我们也走吧！”

四

夜幕低垂，空气里流荡着一股刺骨的凉气，月色把大地渲染得妩媚迷人地，到处是一片幽静的、妩媚的皎光。

这时候，甘榜里消失了日间那番活腾腾的跳动，跌

入静止的状态中。亚答屋给笼罩在月色中悄悄地蹲着，有的从板缝隙中透出一丝黄光来，四周静寂地，只有夜虫杂奏的乐曲和附近不时传来断续的犬吠声，刺破夜空的沉寂。

铁牛和淑娴依偎着在那羊肠小径上漫步着，好似被这夜色所沉醉了，他们静默地走了一段路程，没有讲半句话。

穿过那片广阔的芭洋，在对面树影里便是淑娴的家了。

走近嵌在芭洋上的溪流边，他们并不跨上架在河上的小桥，而习惯地沿着河畔走下去，在一株大树下停着。

铁牛默默地在溪流畔的石块上坐下，淑娴紧偎在他的身边。

溪水安祥地潺潺流着，不时飞跃起丝丝的银光。

铁牛拾起一根细小枯枝，轻轻地搅动着那流水，发出微小的泼刺声。

淑娴温柔地把那摆动着手握着，细语说：

“牛哥，为什么不说话呀。”

“说什么呢？”他捉着那柔若无骨的手儿抚摸着。

“说我爱听的！”

娇慵的柔躯倒在铁牛的怀里，他低下头去，喃喃地：

“娴，娴……”

一阵子的静默。

铁牛的头从那苹果脸上抬了起来，眼光无目的地望着远方，轻卷着光滑的小辫子。

“娴，文良大概知道了我们的情感吧？”

“什么都知道了！”

“他不反对吗？”

“为什么反对？他的头脑不会那么旧的。”

“那么，我们的事大概没有问题了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爸妈有意叫我最近成亲！”

“那……我不是有喜酒喝了？”

“不害羞！”铁牛的食指在她光滑的脸上划着，“新娘子要喝自己的喜酒呀！”

“我不依！”腰肢撒娇地扭动着。

“别孩子气了，娴，说真的，你说有问题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她坐了起来，整理一下垂下的鬓发，“你家里呢？不反对吗？”

“我想不会的，爸妈既然肯把那童养媳的瑛嫁出去，对于我心爱的人，他们会答应的，何况，你还是他们平日最称赞的人呢！”

“我只要通过爸爸那个关就好了，哥哥是赞同我们的，妈也百顺百依我的话。”

“但愿未来的新年，你能……”

“我会的，牛哥，我相信我和良哥有办法使父亲答

应。”

铁牛送别了淑娴，看她那娇美的身影在对面树影里消失了，才慢慢地闪身进入篱笆里。

五

时光飞快地流逝，很快地，又进入酷热的五月了。

这天下午，虽然炎阳如火如荼般蒸晒着，淑娴却兴致勃勃地拿了几个刚出锅的粽子，送到铁牛的家来。

“素玉，素玉！”

一进入篱笆，她便高声地叫着，脸儿给烘得红红地，两条辫子在背上摆动。

“谁呀？”

阿兴婶在厨房里探首出来：

“哎哟，是淑娴姐呀，素玉在学校还没有回呀！”

淑娴走近前来，把手里的小包儿递给阿兴婶。

“兴婶，这个给素玉！”

“哎哟，是粽子，还热热的，淑娴姐，你们这么早就扎粽子，呀！真谢谢你了，这么大热天跑来。”

“因为我们扎得早，所以先拿几个给兴婶和玉妹试试！”

阿兴婶把粽子收进去，又提出一桶沉重的猪料来，说：

“淑娴姐，你先到屋子里坐一会吧，素玉就要回来

了，我伺猪去。”

“兴婶，你还和我客气啦！哎哟，这桶猪料这么重，你怎么提去呀？来，我帮你扛出去。”

说着，就在门边拿起一根扁担，穿进桶儿的提圈里，阿兴婶想要阻止她，也来不及了。

“淑娴姐，真是，要你……”

“别说啦，兴婶，先养猪要紧。”她蹲下身子，两人便把那桶沉重的猪料扛了起来，“兴婶，兴伯那儿去了呀？”

“他吗？到街场上叫人来买猪去了。”

“哦！”

走在后面的阿兴婶，看着淑娴的背影，不禁想起素玉平时说的‘嫂嫂’的话，假如有着这么一位儿媳妇，该多福气！

阿兴婶一杓一杓地把猪料喂着猪吃，淑娴在旁边看着。

“兴婶，这几只猪，每只该都近担重了吧？”

“我想该有了。”

“赶着端午节卖掉，倒可卖得几百块呢！”

“说是几百块，可是，要还外面‘吉艾’店的欠账，要扣去每月的‘残羹冷饭’钱，又要买乳猪，所剩的也就有限了！”

“是呀！东西这么贵，养猪也没有多大利息。”

静默了一会，淑娴又搭讪着说：

“兴婶，全家内内外外，都靠你一个人，该很辛苦吧？”

“可不是吗？天未光就要起来做猪料，煮饭。一早，素玉和铁牛两个，就上学的上学，做工的做工去了，兴伯有时又采些果子挑到外面街场去卖，我一个人在家里，便要养鸡鸭、养猪、煮饭、洗衣，有时还要拾柴、劈柴，真忙得透不过气来。好在素玉和铁牛，这两个孩子，都很勤力，放学下工回来，便帮着做这个做那个。”

“也亏得兴婶你，一个人做这么多的工作。”

“还说呢！我想，要是铁牛这孩子成了亲，方才可以透一口气儿！”

这话刺入淑娴心里，不禁一阵子脸红起来。幸而，这时候素玉回来了，她一看见淑娴，丢下书包，便飞奔出来，对她嚷着说：

“哎哟！好嫂嫂，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“素玉，你又嚼舌根了！”

“嫂嫂，我是说话呀！不是嚼什么舌根呢！”

素玉好似一条胶带般在淑娴身边纠缠着。阿兴婶看见她那天真样子，心里又是爱又是疼，表面上却假作微愠的呵叱她：

“素玉，看你这样子，这么大热天，一回来就缠着淑娴姐，没有一点儿规矩！”

听见妈这假声假意的责斥，她反而嘻皮笑脸说：

“妈，这是我的‘嫂嫂’呀！”

“什么‘嫂嫂’？你这小妮子，给钱你读了两天书，就要说话来闷我了。”妈转向淑娴，问道：“淑娴姐，‘嫂嫂’是什么意思呀？讲给我听，如果不是好话，看我撕下她的嘴！”

“哎哟，撕下了嘴，不是没有办法说话了？好嫂子，你快对妈解释吧，不然，嘴儿撕下来，以后没法叫‘嫂嫂’了！”

“你真是，”淑娴轻轻地在素玉的背上打了一下，“叫人又恨又爱！别再多嘴了，不然，我不给你漂亮的玻璃珠子了。”

“好嫂子，别生气，我说着玩的，该打，该打！”素玉说完，真的举起手来‘拍、拍’的打了自己两下。这番举动，引得阿兴婶和淑娴都笑了起来。

“素玉，淑娴姐拿粽子送给你，我放在厨房里，肚子饿了，去拿来吃吧！”

“哎哟，谢谢你，好嫂子！”

说着，连蹦带跳的跑去。看着那活泼淘气的神情，阿兴婶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：

“这孩子，真淘气！”

“玉妹倒怪惹人爱的呢！”

“就因为她是最小的，给娇养惯了，他的哥哥可真爱她呢！无论什么，只要她开口，都买给她。淑娴姐，她小孩子，说错了什么，要指点指点她才好！”